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八

是居維赤奮若盡昭陽太荒落凡五年

孝獻皇帝字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

自赤壁還也

孫權圍合

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

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兵凶器戰危事前書鼂錯之言

今麾下恃盛壯之

氣忽彊暴之虜

以權在軍中故稱麾下

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

將塞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

將即亮翻

願抑賁育之勇

賁音奔

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

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

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

雩婁縣屬廬江郡師古曰雩音許于

翻婁音力于翻晉地道記雩婁在安豐縣西南

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

中守將

語牛倨翻

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

燒圍走

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圍合肥劉馥傳云攻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踰月不能下由此言

之權退必在
今年明矣

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

班志淮陽扶溝

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水經
註曰至下邳睢陵縣入淮師古曰渦音戈又音尔狼音

浪湯音
徒浪翻

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水經注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

西西北入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
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也自芍陂上施水則至合肥肥水
又北過壽春縣北入
于淮師古曰芍音鵲
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二月操

軍還譙

廬江人陳蘭梅成據潞六叛

潞六二縣皆屬廬江郡賢曰潞

今壽州霍山縣潞音潛

操遣盪寇將軍張遼討斬之

盪徒朗翻考異曰遼傳

無年按繁欽征天山賦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
相武平侯曹公東征臨川未濟羣舒蠢動割有潞六乃

俾上將盪寇將軍張遼治兵南岳之
陽又云陟天柱而南徂故置於此
因使遼與樂進李

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

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

守式翻程

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

夏戶雅翻
羨音夷

呂範領彭澤太守

範傳

云範領彭澤太守以彭
澤崇桑歷陽為秦邑

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

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

南岸地以給備

荊江之南岸則零陵桂
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

備立營於油口

改名公安

水經南平郡孱陵縣有油水西北注
于江曰油口即劉備立營之處也

權以妹

妻備

妻七
細翻

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

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恐為所圖也

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

說周瑜

說輸芮
翻下同

幹以才辨獨步于江淮之間

言江淮人
士無能敵

其才
辨者

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

子翼良苦遠涉江湖

蔣幹字
子翼

為曹氏作說客邪

為于
偽翻因

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

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

處昌呂
翻下同

遇知

已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假使蘇張更生

謂蘇秦張儀也

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

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間古覓翻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

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

多

格正也掾俞絹翻

今朝廷之議更有著新衣

著陟略翻

乘好車者

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

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

官寺

朝直遙翻飧蘇昆翻熟食曰飧

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

中者正道庸者常道程子曰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

殊塗

檢束也檢抑也概與衆同行下孟翻下同

勉而為之必有疲瘁

瘁秦醉翻

古

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

論語載孔子之言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執重而無諸侯之事

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管仲富擬公室築三歸之臺塞門
反玷鏤簋朱紘桓公用之而霸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

仄陋書堯典曰明明揚仄陋揚舉也
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乙

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水經注銅爵臺在鄴城西

北因城為之高十丈有屋百餘間
十二月巳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

廉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
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

所凡愚恐時人以凡愚待之也
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

除殘去穢操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
賊汗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姦宄逃竄境內肅

然濟子禮翻
去羌呂翻
平心選舉以是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

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

少詩照翻

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

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

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

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

意

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

偽為十翻

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

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

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難乃旦翻

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

見六十卷

初平三年降戶江翻

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

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沮在呂翻

摧破袁紹

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

梟其二子

斬譚見六十四卷十年斬尚見上卷十二

年梟堅

堯翻 復定劉表

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

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

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

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

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

言其將篡也度徒落翻

每用耿耿

耿古幸翻

毛公曰耿耿猶傲傲也又憂也

故為諸君陳道此言

為于偽翻

皆肝鬲之要

也鬲胃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

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

離力智翻既

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

實禍也

處昌呂翻

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

靜

謂孫劉也

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

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

上時掌翻武平陽夏柘苦四縣皆屬陳國夏音

賈

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少詩治翻下同

劉表故吏

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

詣京見孫權

京京口城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皆詣京見之後都秣陵於京口置京督又曰徐

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因謂之京口

求都督荊州

荊州八郡瑜既以江

南四郡給備備又欲魚得江漢間四郡也

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

泉堅
亮翻

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

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

其耳目

好呼利翻

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

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

謂資之土地使成霸業

聚

此三人俱在疆場

場音亦

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

擊魯賊翻手取

也不從

不從範瑜之言也

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

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

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詣京

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

謂操以赤壁之敗威望頓損中國之人或欲因

其敗而圖之是憂在腹心

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相事謂相與從事於戰攻也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

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

蹙子六翻

北方可圖

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

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修短命矣誠

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

復扶又翻下同

方今曹

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

言養虎將自遺患

天下

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

盱古旦翻晚也朝直遙翻

至尊垂

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

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

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

前所鎮巴江名同處異也據水經註巴丘山在湘水右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

巴陵郡今岳州也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

年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

哉自迎其喪于蕪湖

蕪湖縣屬丹陽郡

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

子登娶其女

為于偽翻
長知兩翻

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盾

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妻七
細翻

初瑜見友于孫策太夫人

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

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

瑜折節下之

長知兩翻
數所角翻
折而設翻
下避稼翻

終不與校普後自敬

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

醉

酒不澆為醇
醪滓汁酒

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

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

權從之

為孫劉爭荊州張本

考異曰肅傳曰曹公間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于地恐操不至于

是今不取

乃分豫章為番陽郡

番蒲何翻

分長沙為漢昌郡

都陽今饒

州地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之漢昌也吳更名至隋廢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相陰則

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

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

復扶又翻

魯肅為

漢昌太守屯陸口

水經江水左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

山溪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

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

掌事

當塗猶言當路也

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

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

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治直之翻

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

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

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

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劉

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

耒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龍山口即耒陽縣耒

盧對翻

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

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遺于季翻處昌呂翻百官

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功曹從事主選署及眾事別駕從事校部行部則奉引錄眾事州牧則改功曹從

事為治中從事杜佑曰別駕從事史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史居中治事主衆曹

功曹主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善譚者選用劇論當

世事也譚與談同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于諸葛亮與亮並為

軍師中郎將初蒼梧士變為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

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變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黼

領九真太守黼胡悔翻又于鄙翻武領南海太守變體器寬厚中

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天下散亂

變雄據偏州人但知威尊無復知有天子也長知兩翻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蠻

朝廷遣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嘗著絳帕

頭

好呼到翻著步畧翻帕莫白翻項安世家說頭巾一名鴨音鴟一名帕陸游曰柏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

幘頭韓文公云以紅柏首為已失之東坡鼓琴燒香讀云絳柏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道書云可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

區烏侯翻姓也又解于翻據史自賈

琮以前皆為交趾刺史未得為交州晉志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趾刺史

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

劉表遣

零陵賴恭代津為刺史

姓譜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風俗通漢有交趾太守賴先

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賜燮璽

書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巨
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孫權以番陽太守

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

姓譜晉有步揚食采于步因氏焉番蒲荷翻騭職曰翻

士

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而斬之

誘音酉

威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

質音致

由是嶺南

始服屬於權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

為丞相副

漢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而已未嘗置官屬也須屬光祿勳未嘗為丞相副也

三

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

將兵出河東與繇會

淵之族操所自出也付以西征先馳之任以資序未得為征西將軍

故以護軍為名

倉曹屬高柔諫曰

公府倉曹主倉穀事有掾有屬

大兵西出韓

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

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

操舍關中而遠

征張魯伐號取虞之計也蓋欲討超遂而無名先張討魯之執以速其反然後加兵耳

馬超韓遂

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

其衆十萬屯據潼關

潼關在弘農華陰縣水經註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

關晉所謂桃林之塞秦所謂楊華是也

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

晉百官志曰四安起于魏初謂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將軍也

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

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叅丕軍事

沈約曰奮武將軍始

丁漢末

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

門下督督將之居門下者

留統諸

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

姓諸齊有國氏世為上卿又鄭七穆子國

之後為國氏

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

將即亮翻下同

議者多言關西

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

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

在我而不敵故可

以制勝此未易與常人言也
刺七亦制下同

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

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

津據河西為營

蒲阪津在蒲阪縣西河西即唐之蒲津關考異曰晃傳曰太祖至潼關恐不

得渡召問晃晃曰公威兵于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以截其裹賊可禽也太祖曰善按武帝紀潛遣二將渡蒲阪皆太祖之謀而是傳云皆晃之策蓋陳氏各欲稱其功美不相

顧耳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

人留南岸斷後

斷丁管翻

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

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

竹中

仲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

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

為角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

前書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

渭口之東即潼關也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

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

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

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

偽許之操復問計策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復扶又翻

詡曰離之而已操

曰解

解戶買翻曉也

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

語移時

遂與契稠交馬語而得以斃稠與曹操交馬語乃以自斃然後知遂之所以遇稠者非用數也

若馬超等之疑遂則猶李傕之疑稠也

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

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重直龍翻

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

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

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

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

二者皆所以離之也考異曰許褚

傳曰太祖與韓遂馬超等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

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眊之超不敢動按時超不與遂同在彼故疑此說妄也操乃

與克日會戰克日者克定其日也先以輕兵挑之挑徒了翻戰良久乃

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犇涼州楊秋

犇安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缺謂缺而不備不

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

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

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

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

將之軍也

二將徐晃朱靈也將即亮翻

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

不可勝

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

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

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

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淮南子之言

兵之變化固非一道

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

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

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敵主

適丁歷翻

一舉可

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當此之時關西之兵最為精彊而破於操者法制不一也易以

翻

冬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

降戶

江翻復其

爵位使留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以議郎張既為京兆尹既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

之遂超之叛也弘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

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

仰牛向翻

及超等

破餘畜尚二十餘萬斛

畜讀曰蓄

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

中二千石

扶風漢正為劉璋軍議校尉

軍議校尉使之議軍事蓋

時議必推正之善謀璋能官之而不能用耳

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

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

僑寄也寓也鄙薄也邑邑不樂之意

益州別駕張

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

忖度也思也忖忖本翻

常

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

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

為於

偽翻

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

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

說輸尚翻

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

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

曹公之深讎也

使疏吏翻

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

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諸將龐義李異

等皆恃功驕豪

據裴松之註龐義免璋諸子於難而李異殺趙韜故各恃功

欲有外

意

謂其意欲附外也

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政其內必敗之

道也璋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

曰

譙周已記曰劉璋分巴西郡墊江已上為巴西郡

劉左將軍有驍名

曹操表備為左將軍

故稱之驍堅亮翻

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

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

卯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

廣漢

縣屬廣漢郡
長知兩翻

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于州門以諫璋一

無所納灋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

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

別駕州之上
佐故曰股肱

響應於

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

考異曰韋曜吳書曰備前見
張松後得灋正皆厚以恩德接

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濶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
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備傳松未

嘗先見備
吳書誤也

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

盡東有孫車騎

備表權為車騎
將軍故以稱之

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

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

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

言水火者以其性相反也

操以急吾

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譎古翻

每與操反事

乃可成耳今以小事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亂離

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魚弱攻昧

尚書仲雅之言

逆取順

守

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順守之

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

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

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

留營司馬掌留營軍事也

備

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

上時掌翻

遣舟船迎

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

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

億計

遺于季翻

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

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

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即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

左則蜀外水墊音疊涪音浮賢曰涪縣故城今綿州城墊江縣唐之合州璋率步騎三萬餘

人車乘帳幔

乘繩證翻幔莫半翻幕也

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

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

卒讀曰猝

龐統曰

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

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

隸校尉備亦推璋行征西大將軍領益州牧

晉百官志曰四鎮通

於承遠謂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將軍也

所將吏士更相之適

之往也更工衡翻

歡

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

軍

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

白水關

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

備北到葭萌

葭萌縣屬廣漢郡賢曰葭萌今利州益昌縣應劭曰葭音家師古曰萌音氓蜀王封

其弟葭萌於此內以名邑先主改曰漢壽

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

反扇動幽冀五官將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

據林傳時為五

官將功曹

北方吏民樂安厭亂

樂音洛

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

伯犬羊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

為天下之鎮

謂留守郡也

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

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

法圍而後降者不赦

降戶江翻

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

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啟聞議者皆

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

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善

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

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以勸丕不專殺也處昌呂翻

故事破賊文

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

國淵時統留事上時掌翻

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

淵竊恥之操大悅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

騰詣

鄴見上卷
十三年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螟馬

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郿賊梁興

郿縣前漢屬左馮翊

後漢省師古曰郿音敷

寇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

為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

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

降戶江翻下同

宣諭威信而

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

治直募之

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

長知兩

興等懼將餘眾聚鄜城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遂

斬興餘黨悉平渾泰之弟也

鄭泰見用于董卓而欲圖卓者也

九月

庚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

敦為東海王

時許靖在蜀聞立諸王曰將欲翕之必始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濟子禮翻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

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

陵改秣陵為建業

秣陵屬丹陽郡木金陵也秦始皇改孫權改曰建業後避晉愍帝諱改曰

建康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金陵志石頭城去臺城九里南合秦淮水張舜民曰石頭城者天生城壁有

如城然在清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陸游曰龍灣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

中繚繞如垣牆清涼寺距石頭里餘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宋白曰晉平吳分為二邑自淮水南為秣陵北

為建業江表傳紘謂權曰秣林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昔秦始皇東巡經此縣望氣者云金

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
所具存宜為都邑獻帝春秋又載權曰秣陵有小江百
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又據晉書郗
隆傳隆為揚州刺史鎮秣陵齊王同檄令赴討趙王倫
隆停檄不下時王邃鎮石頭隆軍西赴邃者甚衆隆遣
從事于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奉邃攻殺隆則石頭在
牛渚而西勸王也石頭自在牛渚東

呂蒙聞曹操

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

說輸芮翻賢曰濡須水名在今和州歷陽

縣西南孫權夾水立塢狀如偃月杜佑曰濡須水在歷陽西南百八十里余據濡須水出巢湖在今無為軍北二十五里濡須塢在諸將皆曰上岸擊賊上時洗足入

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

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冬

十月曹操東擊孫權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

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

執者也

處昌呂翻下同

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

樂音洛

然處

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

重直用翻乃

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

勲

賢曰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

曰弓矢九曰桓宮謂之九錫錫予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祀

宗卜史備
物典策

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

朝直達翻

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

記檀弓曾子曰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

請或勞軍於譙

勞力到翻

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

叅丞相軍事

輒言專輒也

操軍向濡須或以疾留壽春飲藥

而卒

或傳云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考異曰陳志或傳曰以憂薨范書或傳曰操饋

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孫盛魏氏春秋亦同按或之死操隱其誅陳壽云以憂卒蓋闕疑也今不

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為人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

或行義修韜而有智謀好推

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行下孟翻
好呼到翻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
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
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

生民乎

論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
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

仁也求也何如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
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曰赤也東帶立于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
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

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

行下孟翻相息亮翻

其志

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

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

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

以弱為彊化亂為治

治直吏翻

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

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

仁復居管仲之先矣

復扶又翻

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

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

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

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

史

見論語

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

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

是貶或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

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

情乎

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

晉天文志曰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又太微南藩左執法

東北一星曰謁者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

字蒲內翻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于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

無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

卒讀

曰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

據守關頭

即白水關頭也

聞數有牋諫璋

數所角翻

使發遣將軍還

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

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

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

計也退還白帝

白帝即巴東魚復縣城也公孫述據成都自稱白帝改魚復曰白帝城

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

沈持林翻

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

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

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

州界謂益州界

其憂甚於張魯

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

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

師徒勤瘁

瘁席泰醉翻

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

松書與備及灋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

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救關

成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

復扶又翻

備大怒召璋白

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

責其無客主之禮也

勒兵徑至

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此用龐統之中計也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

孫權江西營

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

獲其都

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

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孫權字仲謀

如劉景升

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

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

語牛倨翻

孫權不敗孤

乃徹軍還

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十四州司豫冀兗徐青荆

揚益梁雍并幽交也復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農河南入豫州交州并入荊州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四月曹操至鄴

初曹操

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

近其新翻

以問

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

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

事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燕縣白馬縣皆屬東郡燕春秋

之南燕國也賢曰燕故城今滑州昨城縣缺楚文翻燕于賢翻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

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

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樂音洛懼必不安

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鄴春廣陵戶十餘

萬皆東渡江鄴春縣本屬江夏郡沈約曰吳立鄴春郡此據吳志書之也鄴音祁江西遂

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皖縣屬廬江郡賢曰今舒州懷寧縣師古曰皖音胡管翻濟

後奉使詣鄴使疏吏翻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

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丹陽郡已屬孫權濟不得之郡也五月丙申

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

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

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

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

戎輅各一玄牡二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王莽曰赤舄人君之盛儀

也釋舄履也鄭玄曰復下曰舄鄭衆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軒縣之樂八佾之

舞

周禮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衆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而縣讀曰懸舞佾之數天子八諸侯

六杜預曰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六佾六六三十六人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六大夫四八士二八宋傳降曰

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佾音逸朱戶以居納陛

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十旅矢千

旅與盧同
黑色也

拒鬯一亩珪瓚副焉

大雨水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

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

重直
用翻

野穀是資

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

梓潼縣屬
廣漢郡漢武

帝元鼎元年置以縣倚梓林而枕潼水為名建安二十

二年劉備分立梓潼郡班志梓潼有五婦山馳水所出

南入涪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水經曰涪水出廣

漢涪縣西北東至廣漢與梓潼水合又西南流又南入

于墊江註云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徵外梓

潼水即五婦水也同入于墊江即所謂內水也其倉廩

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

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

聞而惡之

惡鳥路翻

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

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

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

皆敗退保縣竹

瓚姑回翻又胡隈翻冷苞魯杏翻姓也按本或作冷冷音魯經翻縣竹縣屬廣漢

郡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三里

懿詣軍降

降戶江翻下同

璋復遣護軍南

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縣竹諸軍

復扶又翻下同夏戶雅翻費父沸翻嚴觀

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

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

雒縣屬廣漢郡雒水所出唐為漢州治所

備進軍

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

鴈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鴈故名為鴈橋

軍敗任

死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魏公操納三女為貴

人

自此以後曹操不書姓而冠以國操三女長憲次節次華節後立為皇后

初魏公操追

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

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

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

隴西南安漢陽永陽皆隴上諸郡也獻帝起居注初

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為永陽

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

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

冀縣屬漢陽郡郡及涼州刺史治焉

超盡

魚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

復扶又翻

凡萬餘人

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閭

溫出告急於夏侯淵

夏侯淵時屯長安

外圍數重

重直龍翻

溫夜從

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

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

隴右在西方操在關東故曰東方

溫向城大呼

曰

呼火故翻

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

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

誘音

溫曰

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

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

降戶江翻

楊阜號哭

諫曰阜等率父兄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

守此城

號戶刀翻為於偽翻

今柰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

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

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

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

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

氏王千萬畧陽清水氏種也其後是為仇池之楊興國城

名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

喪息浪翻
假居許翻

休假也求假猶古
之請告請急也

阜外兄天水姜叙為撫夷將軍擁兵

屯歷城

水經註歷城在西縣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
為建安城杜佑曰歷城在今同谷郡西七里去

仇池九十里宋白曰晉置
仇池郡於歷城今為成州

阜見叙及其母歔歔悲甚

歔音

虛歔許既翻又
音希泣餘聲也

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

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

目之視物一出入
息之頃則一瞬

馬

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

背蒲妹翻
將即亮翻

豈獨阜之憂責一州

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

以書弑君也

趙盾晉卿趙宣子也左傳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疆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趙彊而無義多

變易圖耳

易以豉翻

叙母慨然曰吐伯夷韋使君遇難亦汝

之負豈獨義山哉

吐當沒翻姜叙字伯夷楊阜字義山負罪負也難乃曰翻

人誰不

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

當之

復扶又翻為于為翻

不以餘年累汝也

累力瑞翻

叙乃與同郡趙

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

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

質音致

昂謂

妻異曰

據皇甫謐列女傳異士氏女也

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柰月何

異鴈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

喪息浪翻况一

子哉九月皐與叙進兵入鹵城

內城當在西縣薰縣之間

昂奉據祁

山以討超

水經註祁山在岷冢之西北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為險固漢水逕其南又曰祁山在上邦

西南二百四十里杜佑曰祁山在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余據今西和州長道縣南十里有祁山古來南北二岬有萬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者此也超聞之大怒趙衢因

譎說超使自出擊之

譎古公翻說輸為翻

超出衢與梁寬閉薰城

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

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

背父謂馬騰在鄴不顧而反殺君謂殺韋

康也背蒲妹翻

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

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

遂南奔張魯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考異曰楊阜傳云十七年九月武帝紀十八年超在漢陽復

因羌胡為害十九年正月趙衛等討超起莽漢中按姜叙九月起兵超即應出討超出衛等即應閉門不應至

來年正月孟魏史書捷音到鄴之月耳楊阜傳誤也

魯以超為都講祭酒魯為五斗米道

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眾都講祭酒者魯使學者都習老子五千文置都講祭酒位

次師

欲妻之以女

妻七細翻

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

馬能愛人

馬於度翻

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

楊阜爵關內侯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

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

涼姓茂名

毛玠崔琰常林徐奕

何夔為尚書

魏置五曹尚書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

王粲杜襲衛凱和洽

為侍中

自是以後侍中遂以四人為定員

鍾繇為大理

大理漢廷尉之職

王修

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

郎中令漢光祿勳之職

陳羣為御史中丞

時以御史大夫為三公以中丞為御史臺主

袁渙得賞賜

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

皦吉了翻

行下
翻

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惟

渙獨否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

可加於仁恩者

臚陵如翻

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

陳羣父紀

為漢大鴻臚

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

事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

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

者也名輕則易犯

易以鼓翻

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

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

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

之姦矣

下遐稼翻刑音月穿者穿穴隙踰者踰垣牆

夫三千之屬

周穆王作甫刑墨罰

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屬三千雖未可悉復

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

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

生足以相質矣

質易也

今以笞死之灋易不殺之刑是重

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

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九

起閼逢敦牂盡柔兆涸灘凡三年

孝獻皇帝

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
圍祁山姜敘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
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

必

寢翻遂行使張邵督步騎五千為前軍邵古合翻超敗走

韓遂在顯親

顯親縣屬漢陽郡班志無之蓋光武所置以封賓友賢曰顯親故城在今秦州成紀

東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畧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

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

魏畧曰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百頃氏王千萬各有

部落萬餘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南入蜀淵以為遂兵精興

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

水經註瓦亭水南逕隴西成紀

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燒當等羌居之卒讀曰狝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

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

謂遂若捨羌而不救獨擁兵自守則其勢孤

救長

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

重直

翻用

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

兵衆欲結營作塹乃與戰

塹七
艷翻

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

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復用

復扶又翻
罷讀曰疲

賊雖衆易與

耳

易以
鼓翻

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氏王千萬犇馬超

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

屠直
如翻

三月詔魏公

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漢制諸侯王
金印赤紱遠

遊冠董巴曰遠游冠制如通天高九寸正豎頂少

邪乃直下為鐵卷梁有展筭橫之於前無山述

夏

四月旱五月雨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

皖戶板翻

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

彼衆必增

收孰謂稻成熟而收之也有糧則可以增衆孰古熟字通

宜早除之閏月

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

土山必歷日乃成

治直之翻

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

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

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

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

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

枹鼓

枹音膚

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

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

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

峽山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

守式又翻

還屯尋

陽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

巴東

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郡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寧為巴東郡唐夔州

開州之地也

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

呵虎何翻

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

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

降戶江翻下同我州謂益州也

飛怒令左右牽去砍頭顏容止不變曰砍頭便砍頭何

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

陽捷為

江陽縣本屬捷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為瀘州捷為郡唐為資簡嘉眉之地今渝州亦漢巴

郡地也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者謂之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者謂之外水

捷居言翻

飛定巴西德陽

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為巴西德陽縣屬廣漢

郡唐遂州地

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灋正

賤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

中竹仲翻卒子恤翻為于偽翻

且曰左將軍

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

蓋時人以璋倚備為用備反襲璋議備之

薄也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尊門謂璋家門

璋不答雒城潰

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

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

數所

角翻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字又於音烏邑音烏合翻

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

說之

蜀志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恢此時蓋為益州郡督郵史因後改郡名而書之耳說輸

下同

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

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

怖普布翻

備

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

簡雍姓也魯

有大夫簡叔蜀志曰簡雍姓耿後晉記為簡

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

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

靈帝中平

五年劉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

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

膏草野者以璋故也

膏古報翻

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

興出降

降戶江翻

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

物佩振威將軍印綬

曹公先加璋振威將軍故仍佩其印綬

備入成都置

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

凡城中公

私所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

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

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

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為南中地定益州

南郡董

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

署府事者總錄軍府事也

偏將

軍馬超為平西將軍

晉百官志四平立于喪亂謂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四將軍也

軍

議校尉瀾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

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漢將軍

漢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

職參謀議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

安漢昭德秉忠

皆備所置將軍號也

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

長知兩翻

汝南許靖為左

將軍長史龐義為司馬

龐皮江翻

李嚴為犍為太守

犍居言翻

費

觀為巴郡太守

費父沸翻

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

為西曹掾

掾俞絹翻

廣漢彭義為益州治中從事

義餘亮翻

初董

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

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

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

荆楚羣

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

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畧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

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

沈約曰吳立衡陽郡臨蒸縣屬焉蓋吳所置也水經註蒸

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耶薑山東北流過臨蒸縣北東注于湘謂之蒸口

以書招之巴

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

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

復扶又翻

若使

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

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

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

降

稽音啟言稽顙服從也降戶江翻下同

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

所授用也

璋以和為益州太守權為府主簿嚴為護軍

吳懿費觀等璋之婚

親也

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費氏

彭義璋之所擯棄也

義仕益州不過書佐人毀

之於璋髡鉗為徒隸

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

處昌呂翻

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

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

以此薄靖不用也灋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

許靖是也

許靖與弟劭並有高名汝南月旦評二人者為之也

然今主公始創大

業

主公之稱始於東都改明公稱主公尊事之為主也

天下之人不可戶說

不可戶

而說之也
說如字

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

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

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

藏但浪翻

競取寶物軍用不

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

易以敗翻

但當鑄直百錢

直百錢一

錢直百也杜佑曰蜀鑄直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馬並徑七分重四銖

平諸

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

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

滅無用家為

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

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

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

都定猶言皆定也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詩

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

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

調徒弔翻

得其歡

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

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

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

扶姓禁名帥讀曰率閬水即西漢水禹貢所謂嶠冢導漾東流

為漢者也水經註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嶠冢山謂之西漢水東南至廣漢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又東南

過巴郡閬中縣與閬水會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
又東注漢水昔劉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
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
江余據此水令謂之嘉陵江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

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同相備

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屬廣漢

郡華陽國志漢元初二年廣漢自繩鄉移治涪後治維
劉備立梓潼郡以縣屬焉隋改為巴西縣唐梓州治鄭

天寶方改以峻為梓潼太守灋正外統都畿備都成都為梓潼郡

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殮十安翻

士翻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灋正太縱橫

橫戶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

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

肘腋

事見上卷十四年

灋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翔翔不可復

制

謂迎備入益州也復扶又翻

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法正字孝直少詩治翻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

治直之翻

灋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灋三章秦民知德

事見

九卷高帝元年

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

且容主之義宜相降下

下遜據翻

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以

等初至為容蓋州人士則主也

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

苛民怨匹夫大呼

呼火故翻

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

弘大也

劉璋暗弱自馬以來

馬璋父也

有累世之恩文灋羈縻

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

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

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灋灋行則知恩

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

斯而著矣

孔子曰政寬則濟之以猛孔明其知之治直吏翻

劉備以零陵蔣琬

為廣都長

長知兩翻

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

治時又沈醉

沈持林翻沈醉言為酒所沉滯也

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

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

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

重直用翻言備再三加察也

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秋七月魏公操

擊孫權留少子臨菑侯植守鄴

少詩照翻傳云太祖戒之曰吾昔

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

二十三矣又云植太和六年薨年三十一按植今年年

二十三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誤也

操為諸子高選官屬

偽于以邢顗

為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

顯魚容翻防隄也閑闌也防以制水閑以

制獸皆禁止之義也撓奴教翻

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

漢制列侯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楨音貞

楨以書諫植曰君侯採庶

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

焉

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

智以料事防以保身

自從

魏公操攻討常謀謨惟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

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

止

去惡之去羌吕翻荀或字文若荀攸字公達

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

信吾沒世不忘

或為漢尚書令攸為魏尚書令

初枹罕宋建因涼州

亂自號河首平漢王

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枹音膚賜支河首在金城河

關之西建自以居河上流故以為號

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

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

郃等渡河入小湟中

湟水源出西海鹽池之西北東至金城允吾縣入河夾湟兩岸之地

通謂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張掖之間小月氏之地也故謂之小湟中

河西諸羌皆降

降戶隴右平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

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常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

而殺之

為于偽翻
惡烏路翻

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

見賢

過翻下同任音壬勝也
不任猶言不勝也

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

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

執刃挾之

以其領兵懼其為變故防之也
朝直遙翻下同見賢過翻

操出顧左右汗

流浹背

浹即協翻

自後不復朝請

復扶又翻

董承女為責人操誅

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妻

妻如林翻孕也

累為請不能得

為于偽翻

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

賊人者謂之殘
逼言其逼上也

今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

董承誅事

見六十三
卷五年

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郝慮持節策收

皇后璽綬

郝丑之翻璽斯氏翻綬音受

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

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

華子魚有名稱

于時與郗原管寧號三人為三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歆所為乃爾郗原亦為操爵所縻高尚其事獨管寧耳當時頭尾之論蓋以名位言也嗚呼壞音怪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

則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

被皮義翻復扶又翻

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郝公

漢御史大夫三公也故以

呼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

下退所生二

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十二月魏

公操至孟津 操以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

理曹漢公府無之蓋

操所置掾
俞絹翻

舊灋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考覈而窮
竟之也

而亡

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

亡軍誠在可疾

疾惡也書曰爾
母忿疾于頑

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

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

誘音
酉

正如前科

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

復扶又
翻下同

柔恐自今在軍之

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

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魏公操之女

也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氏武都本白馬氏所居

之地武帝開以為郡氏人塞道塞悲則翻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郃古翻

又蜀關翻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陳倉縣屬右扶風唐岐州寶雞

縣是大散關在其西南河池縣屬武都部郡余據大散關在今鳳州梁泉縣氏王實茂眾萬餘

人情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

等共斬送韓遂首

漢末分金城為西平郡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

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

數所角翻

權遣使謂備曰

使疏

劉璋

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

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

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

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

孫吳

謂孫武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

吳起也又翻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

於吳會

吳會謂吳地為一都會會讀如字一說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之地會音工外翻

何肯守

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

樞者門戶所由

以運動也言操欲搖動吳蜀而未得其樞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動之樞也使敵乘其隙非

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

朝直逞翻

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

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

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

言宗室被攻而不能救無面目以立

於天下也

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

秭歸縣屬南郡唐之歸州

諸

被皮義翻

葛亮據南郡

南郡本治江陵吳得荊州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以江陵為南郡以江南之南郡為

南平郡亮所據蓋江南之南郡也

備自住孱陵

孱應劭音踐師古土連翻

權不得已

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

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

撫之

數所角翻好呼到翻

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

備求荊州諸郡

時權署置諸將有別部司馬則中司馬者蓋中軍司馬也瑾自長史轉中司馬

位任蓋不輕矣瑾渠咨翻

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

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

謂延引歲

時也孟子曰久假而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知

兩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知

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

降降戶江翻下同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

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

羽益陽縣屬長沙郡應劭曰在益水之陽輿地志今潭州安化縣本漢益陽縣杜佑曰潭州益陽縣漢故城

在今縣東宋白曰益陽故城在今益陽縣東八十里其城魯肅所築飛書召呂蒙使捨零

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

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

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

郝普字子太
郝呼各翻

今左將軍

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

方首尾倒縣

縣讀
曰懸

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

計力度慮而以攻此

復扶又翻
徒洛翻下同

曾不移日而城必破

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今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

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

此家謂
郝普也

謂援可恃故至於此

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

為于
偽翻

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

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

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慚恨入地蒙留

孫河委以後事

考異曰按孫河已死或他人同姓名耳

即日引軍赴益陽

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

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

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

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

數所具翻

羽曰烏林之後左將

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

即謂赤壁之戰也行戶剛翻

豈得徒勞無一

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

塊苦潰翻

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

於長阪

事並見六十五卷十三年

豫州之衆不當一校

校戶教翻

計窮慮

極志執摧弱圖欲遠竄

謂欲投吳巨也

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

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蔭以

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

私獨謂私其一已之所獨也墮讀曰

墮好呼到翻下同

今已藉手於西州矣

謂得益州有以藉手也

又欲翦并

荊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

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

考異曰備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云

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八月劉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耳

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

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

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班志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鄱

里吳蜀分荊州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以湘水為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郡界夏戶雅翻諸葛瑾每

奉使至蜀使疏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秋

七月魏公操至陽平水經註瀘水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城因峭嶺周迴五里東臨

峻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道登陟二里有餘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東對白馬

城一名陽平關。湫水南流入沔，謂之湫口。或曰陽平關即今興元百牢關，是也。杜佑曰：陽平關在漢中褒城縣。

西張魯欲舉漢中降。

降戶江翻下同

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

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

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

易以鼓翻

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

遠于

願翻

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

人商度。

度徒洛翻

少如人意。

少詩治翻

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

登，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

軍截山而還。

沮在呂翻。截山者，防其追尾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遣大將軍夏

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衛

別營營中大驚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劉曄等在兵後語

惇褚

語牛倨翻

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

惇前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

考異曰武帝紀曰公至

陽平張魯使弟衛等據關攻之不拔乃引還賊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櫛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劉曄傳曰太祖欲還令曄督後諸軍曄策魯可克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魯乃奔走郭頒世語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誡曰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廩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高祚等誤與衛衆遇衛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魏

名臣奏載揚暨表曰武皇帝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又載董昭表其承涼州以下皆昭表所述必得實之

今從

張魯聞陽平已陷欲降閭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

不如依杜濩赴朴胡

杜濩實邑侯也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據板楯蠻渠帥有羅朴督鄂

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此所謂七姓夷王也其餘戶歲入實錢口四十故有實侯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與

相拒然後委質

質如字

功必多乃犇南山入巴中

今興元府古漢

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于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倉山下視

興元實
孔道也

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

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

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

南鄭縣漢
中郡治所

甚嘉之又以魯本

有善意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

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

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

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

光武

詔岑彭等曰人苦不
知足既得隴復望蜀

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

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

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

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

少詩治翻治直

之翻相息亮翻冠古玩翻將即亮翻下同

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

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

考異曰劉曄傳云備雖斬之按備傳云

備下公安聞曹公定漢中乃還如此則備時猶在公安也

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

不讀

曰

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七日之間何以遽謂之小定曄蓋窺覘備之守蜀有

不可犯者故為此
言以對操焉耳

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

都護將軍以盡

護諸將而立號光
武始以命賈復

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

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襲綏懷開導百姓自樂

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樂音洛

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

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

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

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

守護軍勿得與戰

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諸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諸

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

我必矣

比必
宋翻

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

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

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

欲獨出
戰也

李典素與遼不睦

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

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

椎牛犒饗

犒苦
到翻

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

斬二大將大呼自名

陳讀曰陣
呼火故翻

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

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戟權不

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

少詩沼翻重直龍翻

遼急

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

號戶高翻

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

復扶又翻下同

權人馬皆披靡無

敢當者

披普靡翻

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衆

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

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

水經注合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

張遼覘望

知之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

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

被創度權已免乃還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度徒洛翻

權乘駿馬上津橋

上時掌翻

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

親近監官也谷

姓也利名也江表傳曰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

使權持鞍緩控

控即馬鞍

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

著陟畧翻

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

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

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

怖

幾居希翻怖普布翻

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

其淚曰大慙

權慙謝賀齊也

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論語子張問於孔子

以孔子之言書諸紳故以答賀齊

九月巴實夷帥朴胡杜獲任約各

舉其衆來附

實臧宗翻帥所類翻

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

獲為巴西太守約為巴郡太守皆封列侯

後三人皆為劉備所破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

魏書曰置名號爵十級關中侯爵十七

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鈕墨綬皆不食租裴松之曰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十

一月張魯將家屬出降

降戶江翻下同

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

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

賢曰閬中縣屬巴郡今隆州余據隆州後避唐玄宗諱改為閬

州杜佑曰閭中今
閭州城閭音浪

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

侯

習鑿齒論曰閭圃諫魯勿王

事見六十四
卷建安六年

而曹公追

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

塞
悉

則

翻其此之謂歟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

此引
前書

徐福焦頭爛額事見二十
五卷漢宣帝地節四年

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

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

杖除
兩翻

干戈不

戢矣曹公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矣

程銀侯選龐惠皆隨魯降

程銀侯選關中部帥也龐惠馬超將也渭南冀城之敗皆

奔張魯惠古德字

魏公操復銀選官爵拜惠立義將軍

張魯

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

此為割蜀之股臂也

三巴巴東巴西巴郡也

備乃以權為護軍率

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

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

宕渠

縣本屬巴郡時屬巴西郡賢曰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

江縣東北杜佑曰俗號車騎城是也宋白曰宕渠城漢

車騎將軍馮緄增修俗名車騎城師古曰宕音徒浪翻

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

郤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郤大破之郤走還南鄭備亦

還成都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

軍殷署等督領

平難將軍曹氏所置難乃旦翻

以扶風太守趙儼為關

中護軍操使儼發千二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

行者不樂

樂音洛

儼護送至斜谷口

斜余遮翻

谷音浴又古祿翻

還未

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

聞之各驚被甲持兵

被皮義翻

不復自安

復扶又翻

儼徐喻以成

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

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

料音聊量度也理也

八百餘人散在

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

率讀曰帥所類類治直之翻

餘

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

遣將詣大營

大營謂操營也將讀如字送也

請舊兵鎮守關中魏公操

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諸

營大駭不可安諭

不可以言語諭之使安帖也

儼遂宣言當差留新

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

差初皆翻擇也

其餘悉遣東

遣之東赴

操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

主者主兵籍者也差初皆翻擇

也又初加翻言以等差別與之也別彼列翻分也異也

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

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

上時掌翻

因使所留千人

分布羅落之

分布于行者之間羅列而遮落之也

東兵尋至

東兵劉桂所將之兵也

乃復脅諭

復扶又翻

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

餘口

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

夏五月進魏公操爵

為王初中尉崔琰薦鉅鹿楊訓於操

中尉秦官漢因之至武帝改為執金

吾今操復置中尉實則漢執金吾之職也

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

功德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

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

省悉景翻

時乎時乎會當有變

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

好呼到翻

時有與

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不遜

以會當有變為意旨不遜

操

怒收琰付獄髡為徒隸前白琰者復白之云琰為徒對

賓客虬須直視

虬須卷鬚也直視者目不他矚也復扶又翻下同

若有所瞋

瞋昌

真翻怒日也

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

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為之陳理

為于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

吾也乃復為崔琰歟望

歟有二音音窺瑞翻者望也言有所觀望也音占穴翻者怨望

也此當從入聲

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

死友言其背公而相為死也為

于偽翻

殆不可忍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

地所覆載

覆敷又翻

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

孟子曰內則父子外

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以玠歷年荷寵

荷下可翻

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

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

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

分扶問翻

操曰所以不考欲

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

市朝

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朝直遙翻

若

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

不安操卒不窮治

卒子恤翻治直之翻下同

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

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畏之

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莞徐奕

東莞縣屬琅琊國春秋之

鄆邑也晉置東莞郡唐密州莒縣即其地也莞姑九翻

獨不事儀儀譖奕出為魏

郡太守

操既居鄆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于鉅鹿之廕陶

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置東西都尉此以自相府掾屬補郡為

出賴桓階左右之得免左右讀尚書傳選謂何夔曰儀

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

害人少詩沿翻下遐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

乎為丁儀被誅張崔琰從弟林從才嘗與陳羣共論冀

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

有邂逅耳邂逅下懈翻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五月已

亥朔日有食之代郡烏桓三大入皆稱單于代郡烏

其一曰普盧其二曰無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臣氏其三則未之聞也

以丞相倉曹屬裴潛為太守

漢公府有倉曹有掾有屬主倉穀事

欲授以

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

橫戶孟翻

今多將兵往必懼

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

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驚服

驚服涉翻

初南匈奴久居

塞內

南匈奴自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即入居塞內

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

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秋七月南

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

朝直魏送翻

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

賢王去卑監其國

監古銜
翻下同

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

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

分為左右

前後中五部分居并川諸郡
而監國者居平陽帥所類翻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冬十月魏王操治兵

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_臣范 鏊

謄錄監生_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六十

起強圉作噩盡厲維太淵獻凡三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

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巢國

朱白曰今無為軍本巢縣之無為鎮曹操攻吳築城于此無功而退因號無為城臨濡須水上濡地秦漢為居巢春秋但名巢辭有詳畧耳考異曰孫權傳曹公次居巢攻濡須並在去冬今從魏武紀
孫權保

濡須二月操進攻之

孫權所保者十七年所築濡須塢也

初右護軍蔣欽

屯宣城

宣城縣屬丹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

蕪湖令徐盛收欽屯

吏表斬之

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鳩茲之地宋白曰以其地卑畜水非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

及權在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

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彊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

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

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

等二十六軍屯居巢

晉志曰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

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命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蕭子顯曰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何徐宋志云起魏武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

權令都尉徐詳詣

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降戶江翻使疏吏翻好呼到翻重直龍翻

權

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

平虜將軍蓋孫氏創置

朱然徐盛等皆

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

寒門言所出微也

權會諸將大為酣樂

命泰解衣擣手自指其創痕

樂音洛創初良翻

問以所起泰輒

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

周泰

字幼平

卿為孤兄弟

為於偽翻

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

被皮義翻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

兵馬之重乎

周泰傳權住宣城忽畧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賊鋒刃已交泰投身衛權身

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公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之坐罷住駕使泰以

兵馬道從

坐才卧翻道讀曰導從才用翻

鳴鼓角作鼓吹而出

樂纂曰司馬法

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歸之故也唐紹曰鼓吹之樂以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劉昫曰鼓吹木軍旅之音馬上奏之自漢以來北狄之樂摠歸鼓吹署余按漢制萬人將軍給鼓吹吹昌瑞翻於是盛等乃服夏四月詔魏

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六月魏以軍師華歆

為御史大夫

華戶化翻

冬十月命魏王操寬十有二旒乘

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董巴輿服志曰金根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

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甯鸞雀立衡櫺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旗十二旂畫日月升

龍駕六馬象鑣鑣錫金鏐方鉞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鼈牛尾為之在左駢馬軛上

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髦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

副車晉志五時安立車亦建旗十二各隨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邪注鏐亡范翻鉞許乙翻鐵孔也鏐

馬首飾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初魏王操娶丁夫

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

夫人母養昂昂死於穰

事見六十二年
建安二年

丁夫人哭泣無節

操怒而出之以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

瞻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

妻七
細翻

丕以儀目眇

眇者一
目小

諫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郎廙

晉百官志給事
黃門侍郎秦官

也漢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
無員及晉置員四人廙逸職翻又羊至翻

及丞相主簿

楊修數稱臨菑侯植之才

數所
角翻

勸操立以為嗣修彪之

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板答曰

露板不
封也

春

秋之義立子以長

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
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長知兩翻

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

將即亮翻

瑛以死守之植琰之兄

女婿也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

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顗曰以庶代宗先

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

掾俞絹翻顗魚容翻

丕使人問太中大

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

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有砥礪它

日操屏人問詡

屏必郢翻

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

何也詡曰屬有所思

屬之欲翻下右屬同

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

訓曰思表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袁紹父子事見六十四卷六年七年劉表父子

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

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

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

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

左右咸歔歔

濟子禮翻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

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

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

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

偽翻為于

故遂定為太

子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

漢皇后宮有旁側長御

將軍拜太子

丕為

五官將故稱
之為將軍

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

藏徂浪翻

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

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

遺于李翻

長御還具以語

操

語牛倨翻

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太子抱

議即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

不讀曰否

毗以告其女

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

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

能久魏其不昌乎

女子之智識有男子不能及者

久之臨苗侯植乘車

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漢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改具又宮衛令

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猶可得而出操大怒公入也若魏制則司馬門惟車駕出乃開耳

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

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以違制命罪植妻則當時蓋禁衣錦繡也衣于

既翻

法正說劉備曰

說翻

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

降翻

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

郃翻

又曷翻

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

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

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

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

晉志曰漢改周之雍州為

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
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為斷匈奴右臂獻帝時
涼州數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未久依古
典為九州乃令關右盡為雍州魏時復分以為涼州雍
于用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

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

吳蘭等屯下辨

下辨縣屬武都郡賢曰今成州同谷縣師古曰辨音步見翻又步覓翻魏

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

郎彭城嚴峻代肅峻音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為峻

喜為於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閑習發言懇惻

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

以代之虎威將軍蓋孫權置沈約志曹魏衆嘉嚴峻能

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定威校尉言於孫權曰

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舊惡

舊為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言可

惡者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

部伍擇取

精銳也

作亂

費父沸翻姓也棧士眼翻

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

東三郡

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

彊者為兵羸者補戶

羸倫為翻

得精卒

數萬人宿惡盪除

盪徒朗翻

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

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

言遜之所在民人皆愁擾也會工外翻

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

孫權時都秣陵言次謂言論之次猶今云語次

權曰

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

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

顧人不能為耳

復扶又翻長知兩翻

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

典兵督許中事

魏王操猶領漢丞相而居鄴故以必為長史典兵督許

時關羽彊

盛京兆金禕觀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

司直

即丞相司直禕吁韋翻

太醫令吉本

風俗通吉周尹吉甫之後漢有漢中太守吉恪

本子

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為援

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

其門射必中肩

射食亦翻中竹仲翻

帳下督扶必犇南城

許昌之南城也

會天明邈等衆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斬

之

潁川典農中郎將屯田許下

三月有星孛於東方

字蒲內翻

曹洪

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

斷丁管翻下同

衆議狐

疑騎都尉曹休曰

漢武帝置三都尉騎都尉其一也

賊實斷道者當伏

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

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三月張飛

馬超走

情見勢屈宜其走也

休魏王族子也

夏四月代郡上谷

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

相理曹操

先悉薦翻操于絹翻

美潛治代之功

治直翻

潛曰潛於

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

加寬惠

治直史翻

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將攝之以法

持攝

也整

也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

後魏陸侯治高車與

潛異世而同轍復扶人翻

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

反問果至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驍騎將軍

鄢陵縣屬潁川郡驍

騎將軍始於漢武帝以命李廣陸德明曰鄢謁晚翻又于建翻漢書作僞師古曰音偃

使討之彰

少善射御膂力過人

少詩照翻

操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

為君臣動以王瀆從事爾其戒之劉備屯陽平關夏

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

閣道

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

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

廣石當在巴漢之間

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

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

犍居言翻音烟

存亡之機會若無

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

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

遂使

之代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

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

漢制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

幹主文書靈帝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碑載其尚書奏牘前書年月朔日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

罪上尚書後書臣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上尚書後繫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
洪尚在

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

時人之器用也秋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劉備備九月至長

安曹彰擊代郡烏桓身自搏戰鎧中數箭

鎧可亥翻
中竹仲翻

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之北

桑乾縣屬代郡宋白
曰今雲川東至桑乾

督帳一百五十里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

人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不
貪斷法平端衆推之為大人

將數萬騎觀

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南陽

吏民苦繇役

繇讀曰徭苦於供給曹仁之軍也

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

宛於元翻

南陽太守東里袞

鄭子產居東里支子以為氏

與功曹應余逆

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袞被七創而

死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音騎執袞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

鎮荊州魏王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

說輸芮翻

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

將即逆亮翻

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收餘

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

復扶又翻

初

夏侯淵戰雖數勝

數所角翻

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

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

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

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

華陽國志曰漢中沔陽縣有定軍山北臨沔水

據瀘正傳於定軍興勢作營則定軍山正在興勢也今按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去沔陽地里相

遠當從華陽國志

考異曰備傳云於定軍山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興勢今從黃忠傳

淵引兵爭

之瀘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

淵軍大敗斬淵

考異曰淵傳曰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

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于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今從

及益州刺史趙顥

顥刺益州操所命也淵軍既敗

顥亦死顥魚容翻

張郃引兵還陽平

自廣石還陽平

是時新失元帥軍

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

初操東還留襲督漢中軍事帥所類翻

與淵

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

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

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陳

陳讀陣下同

曰諸將皆受郃節度衆

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卻節復以淮為司馬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

之 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

斜谷

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先以軍遮要害之處乃進臨漢中或云遮要地名劉備曰曹公雖來

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

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

將數十騎出營視之

翊軍將軍備所創置也

值操揚兵大出雲猝

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

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

雷鼓震天

雷盧對翻

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

射而亦翻

魏兵驚駭

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

蹂人九翻

備明旦自來至雲

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言其膽大能以孤軍亢操大兵

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

亡逃亡也

夏五月操悉引出漢

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氏

以逼關中

武都本白馬氏地

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

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

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

界

操蓋已棄武都而不有矣諸氏散居秦川符氏亂華自此始

武威顏俊張掖和

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

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

更工衡翻質音致

操問張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内生傲悖

悖蒲內翻又蒲設翻計

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

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

戰國策曰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

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刺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刺七亦翻

王曰善歲餘

鸞遂殺後武威王祕又殺鸞

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

孟達從神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

張勃典錄曰劉備分南郡

立宜都郡領夷道狼山夷陵三縣房陵縣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則祺自立也蒯苦怪

翻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

軍

劉封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備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與達會攻上庸

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

上庸縣屬漢中郡賢曰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魏畧曰申耽

初在西城上庸間聚衆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上庸都尉降戶江翻 備

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

城太守

西城縣屬漢中郡備亦分為郡以授儀唐為金州

秋七月劉備自稱

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

沔陽縣屬漢中郡

陳兵列衆羣臣陪位

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

璽斯氏翻綬音受王冠遠游冠也

因驛拜

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左將軍及宜城亭侯皆操所表授也

上時掌翻

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

將軍

牙門鎮遠皆劉備創置將軍號

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

魏文帝分南陽郡立

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鎮遠將軍蓋備所創置宋白曰義陽唐為申州宋為信

陽

軍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瀆正為尚書令關羽為

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漢官

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捷為費

詩即授關羽印綬

捷居言翻費父沸翻

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

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

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

少詩照翻

而陳韓

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

謂陳平韓信自楚而來韓信王而蕭曹侯故曰

韓最居上

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

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

言備以一時使忠與羽班而意之輕

重則不在此曹操嘗表羽為漢壽亭侯故稱之為君侯

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

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

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

使疏吏翻

銜命之人君侯不受

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

為于偽翻

恐有後悔耳羽大

感悟遽即受拜

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為王后孫

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

魏改漢九江郡為淮南郡

揚州刺史溫

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

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

曹仁字子孝時為征南將軍縣讀曰懸

關羽

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

驍堅堯翻

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

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

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

操以龐德自漢

中來歸故進號立義將軍

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

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

迫遂降

降戶江翻下同

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

射必中也

龐皮

江翻義翻

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

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

降戶江翻下同

德乘

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

所得立而不跪

示不屈伏

羽謂曰卿兄在漢中

魏畧曰德從兄柔在蜀

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

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

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

將即亮翻

魏王操聞之曰

吾知于禁三十年

操收兵兗州
禁即為將

何意臨危處難

處昌呂
翻難乃

旦

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為列侯羽急攻樊城城得水

往往崩壞衆皆恟懼

恟許
勇翻

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

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山

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邾下

寵為汝南太
守操令助曹

仁屯樊城邾縣屬潁川郡師古曰邾音夾晉地理志襄城郡復有邾縣蓋東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

自許

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

掎居
蟻翻

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

洪河大
河也君宜

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

沈持林翻

同心固守城

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

城高二尺為一板

羽乘船臨

城立圍數重

重直龍翻

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

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

水經注漢

建安中割南陽石壤為南鄉郡屬荊州

初沛國魏諷有惑衆才傾動鄴

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

此魏相國府之西曹掾也

滎陽任覽

與諷友善同郡鄭袤

袤音茂

泰之子也每謂覽曰諷姦雄

終必為亂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龍鄴

樂音洛 禕吁韋翻

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坐死者

數千人鍾繇坐免官 初丞相主簿楊修與丁儀兄弟

謀立曹植為魏嗣

修為漢丞相主簿操官屬也

五官將丕患之以車

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

長知兩翻

修以白魏王操操

未及推驗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以

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

推案也復扶又翻

操由是疑焉其後植

以驕縱見疏

植乘車行馳道中私用司馬門出既得罪矣曹仁為關羽所圍操欲遣植救仁而植

醉不能受命於是益見疏

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當

就植慮事有關忖度操意

忖寸本翻度徒洛翻

豫作答教十餘條

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

捷推問始泄操亦以修袁術之甥惡之

惡烏路翻

乃發脩前

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以修豫作答教謂之漏泄與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

收殺

之魏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

置留府于關中者以備蜀

也

關中營帥許攸

帥所類翻此又一許攸非自袁紹來奔之許攸也

擁部曲不

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

共討彊敵操橫刀於郝

郝與膝同

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

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

復扶又翻

襲曰若殿下計是邪

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

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

闡開也大也明也

操曰許攸慢吾

如何可置

置捨也

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

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

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

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

之鐘不以莛撞起音

三十斤為鈞千鈞之弩言其重也鼯鼠小鼠也說文曰有螫毒者或

謂之甘鼠陸佃埤雅曰鼯鼠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
痛博物志云鼠之最下者本草說鼯鼠極細不可卒見
四斤為石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東方朔曰以莛撞
鐘是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鼯音奚莛音
廷撞直
江翻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

撫攸攸即歸服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陸渾民孫

狼等作亂

陸渾縣屬弘農郡秦晉遷陸渾之戎于此宋
白曰陸渾河南府伊陽縣地師古曰渾音胡

昆

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許

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

夏戶雅翻

魏王操議徙許都

以避其銳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

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
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
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
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
心驍堅堯翻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

守南郡

孫皎時為征虜將軍

潘璋住白帝

北即甘寧據楚關之計也

蔣欽將游

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

為于偽翻

如此何憂於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

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

明蒙等尚在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

力其可得邪

僵仆謂死也復扶又翻

權曰今欲先取徐州

自廣陵以北皆

徐州之地

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

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

曹操審知天下之勢慮此熟矣此兵法所謂城有所

不守也

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

騁丑郢翻

至尊今日

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

呂蒙自量吳國之兵力不足北向以爭不如取羽全據
中原者知車騎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

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易以權嘗為其子求

昏於羽偽為羽罵其使不許昏使疏權由是怒及羽攻

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

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治直羽聞

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上時襲其

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此南郡遂稱病篤權乃

露檄召蒙還露檄欲使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

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

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于人轢

狄翻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

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

英雄之士所見畧同蒙所以知其意思深長也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

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兵事尚家

遜之言雖當蒙之心蒙未敢容易為遜言之易以鼓翻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

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思相吏翻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

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

復扶人翻下同

若用

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

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

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

以赴樊

果墮蒙計

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

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

吳與蜀分荆州以湘水為界故置關

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

左右部大督

征虜將軍始於光武以命祭遵

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

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

江陵雖事決于瑜普自恃久將

將即亮翻

且俱是督遂共不

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

事見六十六卷建安十五年幾居希翻敗補邁翻

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之

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

平寇將軍蓋亦曹操

所置考沈約志不在四十號之數

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關羽遣

兵屯偃城

括地志偃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鄆子之國

晃既到詭道作都

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

詭道出偃城之後通為長塹故曰都塹

晃得

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呼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

少詩治翻

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敝内外耳當今

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

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

為于偽翻

諸將皆喜晃營距羽圍三

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

消者浸微浸滅之意息者漸生

漸長之意消息數通則城內城外各知安否也晃營迫羽圍如此而不能制使呂蒙不襲取江陵羽亦必為操所破而操假手於蒙者欲使兩寇自敵而坐收漁人田父之功也數所角翻

孫權為賤與魏

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羣

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

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

可使兩賊相對銜持

以馬為喻也兩馬欲相鞮齧既加之銜勒兩不能動矣而欲鬪之氣

未裒相對銜持則兩雖跳梁力必自散上時掌翻

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得

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

計城中之糧不

足以持久則心懷怖懼也怖普布翻

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難乃翻露之為便

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敕

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

射而亦翻著直畧翻

圍裏聞之

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

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權旦夕可拔入

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釋之而去必喪前功此其所以猶豫也

魏王操自雒陽

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

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

不讀曰否

曰能大王恐二

人遺力邪

二人謂曹仁呂常也

曰不然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

衆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

重直

龍翻下同

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

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

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

據水經摩陂在潁川郟縣縱廣可一十五里
魏青龍元年前有龍見于陂于是改曰龍陂

前後遣殷

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

晃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

千出戰

自將之上有羽
字文意乃明

晃擊之退走羽圍塹鹿角十重

重直龍翻

晃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傳方胡修皆死羽遂撤

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

伏其精兵艣艫中

艣居侯翻艫盧谷翻博雅曰艣艫舟也

使白衣搖櫓作

商賈人服

賈音古

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

是故羽不聞知

屯候雖被收縛使糜傳無叛心羽猶可得聞知也

糜芳士仁素

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

還當治之

治直翻

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

權以

翻為騎都尉以謗徙丹陽蒙請以自隨時無官爵故稱故官

為書說仁為陳成敗

說輸

為翻

仁得書即降

降戶江翻下同

謂蒙曰此謫兵也

謂蒙以詭

計行兵也謫古穴翻

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

將如字

糜

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

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

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

以覆官鎧

覆敷救翻

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

里故而廢灋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悚道不拾遺蒙

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

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

藏徂浪翻

關羽聞

南郡破即走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

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

邀當作微微幸也難

乃旦翻謂與曹仁連兵

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

順辭求效

求效猶言求自效也或曰異順其辭以求成效

乘釁因變以觀利鈍

耳今羽已孤逆

言羽失根本而執孤犇逆也

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

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于我矣

虞度也防也謂度羽不能

為害則改其防羽之心而防操則必為操之患矣

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

趙儼之計此戰國策士所謂兩利而俱存之之計也解嚴解所嚴兵不復追羽也是後陸遜敗劉備于峽中收兵而還不復追

備計亦出此

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

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

數所角翻

蒙輒厚遇其

使

使疏吏翻

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

參訊

訊問也

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無

鬪心

呂蒙所以禽關羽者摧之而已恙金亮翻

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

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

家與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

勝著直畧翻勝音升

權呼其字與語潘濬字承明

慰諭懇惻使親近

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軍事

一以詔之

郝普糜芳傅士仁之在吳未有所聞也而潘濬所以自見者與陸遜諸葛瑾班識者當于

此而觀人

武陵部從事樊佗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

備

漢制州牧刺史部諸郡各郡置部從事佗與胄同誘音酉

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

之

差初佳翻釋也督將也

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

以擒佗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佗是南陽舊姓

南陽之樊光武

之母黨故謂之舊姓

頗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畧

今人以辨給觀人才何其謬也吻武

勅勅口臣所以知之者由昔嘗為州人設饌饌為于偽翻

人人維維比至日中比必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

觀一節之驗也侏儒優人以能諧笑取寵權大笑即遣

濬將五十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

陵侯孱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

吳錄曰蜀昭烈帝立宜都郡于西唐為峽州夷陵郡十一月漢中王備所

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

於遜長知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等

詹姓也周有詹父楚有詹尹

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

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

侯屯夷陵守峽口

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范成大吳郡志婁縣今謂之崑山縣東

北三里有村落名婁縣蓋古婁縣治所也峽口西陵峽口也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

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

荊州記曰南郡當陽縣東南有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

誘音酉降戶江翻

立幟

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

朱然潘璋斷其徑路

斷丁管翻

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

其子平於章鄉

水經注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南潘璋禽關羽於此漳水

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

斬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

全姓

琮名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

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

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

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

劉備入益州遷璋于公安今為權所得幾居豈翻

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

者萬方時有加鍼權為之慘感

治直之翻為于偽翻

欲數見其顏

色

數所
角翻

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

右不然則咄咄

咄當沒翻咄咄也
咄子夜翻嘆也

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

赦令

為于偽
翻下同

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

甚為置守冢三百家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

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

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晏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

一快也

事見六十
三卷五年

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

十萬衆水步俱下

張言者張
大而言之

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

適先對

無適先對猶言莫適先對也適音的

至張子布秦文表

秦松字俱文表

俱

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

駁與也立異議以糾駁衆議之

非駁北角翻

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

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

後雖勸吾借玄德地

事見六十六卷十五年

是其一

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

論語載周公語魯公

之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

鄧禹建策以開光武

中興之業而其後不能定赤眉故以肅比之

子明少時

呂蒙字子明少詩照翻

孤謂不

辭劇易

劇艱也易以政翻

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

長知兩翻

學問

開蓋籌畧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

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

除羽不足忌

謂關羽之強適足為吳之驅除也

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

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

禁止部界無廢負

謂部界之內無有廢職以為罪負也

路無拾遺其灑亦

美矣孫權與于禁乘馬併行

併讀曰並

虞翻呵禁曰汝降虜

降戶江翻

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禁

抗舉也

權呵止

之孫權之稱藩也魏王操召張遼等諸軍悉還救樊

未至而圍解徐晃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

王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以

為尚書操嫌荊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

此漢川謂襄樊上下

漢水左右之地也

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

易以關

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

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魏王

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

南昌縣屬

豫章郡票

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

朱光為權所獲

匹妙翻

見上卷
十九年

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

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

若直器翻蓋言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也然操必以權

書示外者正欲以觀衆心耳

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

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

注猶屬望

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

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

復扶又翻

操曰

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

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

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

雄靡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

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

校戶

修明禮樂武

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邇追先志

通述也
遵也通

音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

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

行下
孟翻

虎賁衛士皆習孝經

賁音

奔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

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

搢紳謂搢笏垂紳
在朝公卿大夫也

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污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于鄉里有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

嬖卑義翻又必計劃

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繇繇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

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

爭讀曰諍

用公義以

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

立私論以救其敗

私論者謂其不得預議于朝而是私立論于下以矯朝議之失也

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

治直吏制

至有觸冒斧鉞僵仆

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

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

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

量音良

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

孔安國曰回邪也重直用制

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讐積多

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

之徒從而構難

難乃旦制

遂使乘輿播越

乘經謹制

宗廟丘墟

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

復扶人翻然州

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

以魏武之暴戾彊伉

伉口浪翻

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

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